關尹子言外經旨 列子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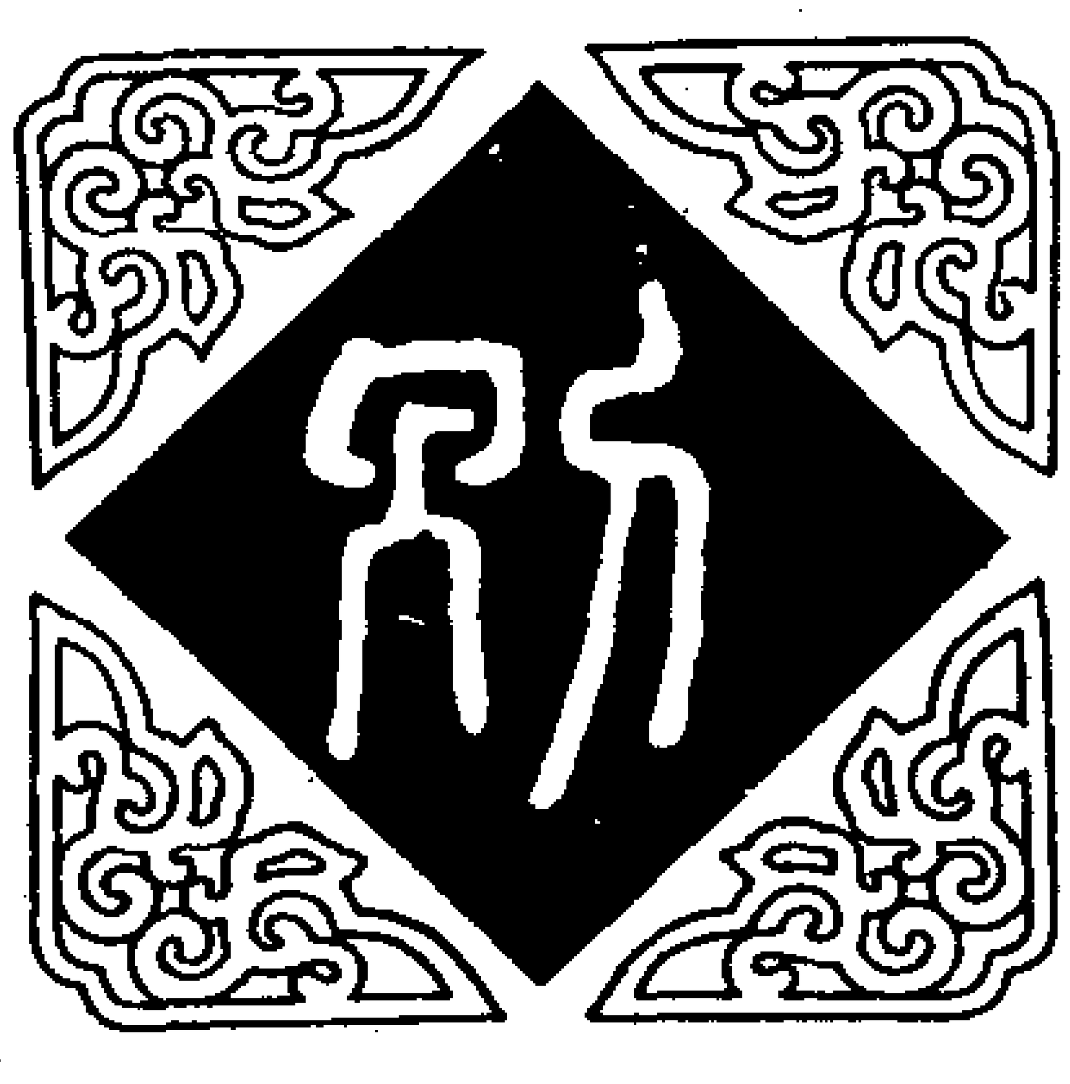
道德真經傳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













江蘇古籍出版社

道德真經傳

宛委別藏

（清）阮元輯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整理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開
印張：一八九七·七五　插頁：四八〇
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19-073-9/Z·13
定價：（全120册）2[illegible]50 圓

道德真經傳四卷提要

唐陸希聲撰案希聲吳郡人景融四世孫唐書本傳稱其善屬文通春秋易老子論著甚多此書見于唐書藝文志卷帙相符趙希弁讀書附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皆不著錄凡儲藏家亦皆無之唯見于道藏必字號明白雲齋道藏目錄詳注稱其以事理元會通變機宜探至精之賾可謂神解其稱許如此今攷此書發明老氏之旨條達曲鬯視宋人之援老入佛者大不侔矣唐人遺書傳世日少今從道藏校錄卷帙

完善洵可寶也

道德真經傳序

序曰大道隱世教衰天下方大亂當是時天必生聖人聖人憂斯民之不底于治而扶衰救亂之術作周之末世其幾矣於是仲尼闡五代之文以扶其衰老氏據三皇之質以救其亂其揆一也蓋仲尼之術興於文文以治情老氏之術本於質質以復性性情之極聖人所不異文質之變萬世所不能一也易曰顯諸仁以文為教之謂也文之為教其事彰故坦然明白坦然明白則雅言者詳矣易曰藏諸用以質為教之謂也質之為教其理微故深不可識深不可識則妄作者衆矣夫唯老氏之術道以為體名以為用无為不為而格于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于不及以至于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

故務欲絕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无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而世因謂老氏之指其歸不合於仲尼故訾其名則曰槌提仁義絕滅禮學病其道則曰獨任清虛何以為治於乎世之迷其來遠矣是使老氏受誣於千載道德不行於當世良有以也且老氏本原天地之始歷陳古今之變先明道德次說仁義下陳禮樂之失刑政之煩語其則致而然耳其秉要執本在乎情性之極故其道始於身心形於家國以施於天下如此其備也而或者尚多云云豈不謂厚誣哉昔伏羲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亦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元也文王觀大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

以中老氏亦察大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
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尊斯民以仁義之教老
氏亦擬議伏羲彌綸黄帝冐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夫子合其
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
至變之機探至精之賾斯可謂至神者矣而王弼以為聖人與
道合體老氏未能體道故阮籍謂之上賢亞聖之人蓋同於輔
嗣豈以老氏經世之迹未足充其所言耶斯不然也於乎聖人
之在世也有有迹有无迹故道之不行也或俛身歷聘以天下
為其憂或藏名飛遯示世故不能累有跡无迹殊途同歸斯寔
道義之門非徒相反而已然則仲尼之所以出老氏之所以處
老氏之所以嘿仲尼之所以語蓋屈伸隱顯之極也二子安能

識之哉司馬遷統序衆家以道德為首可謂知本末矣班固作古今人表乃絀老氏於第三品雖其名可詘而道可貶乎哉於戲老氏之術見棄於當代久矣斯數子者之由也且仲尼親見老氏歎其道曰猶龍乎從之問禮无間然著在記傳後世不能通其意是以異端之說紛然蓋述之者不窮其源故非之者不盡其致噫斯傳之不作則老氏之指或幾乎息矣今故極其致顯其微使昭昭然與群聖人意相合有能體其道用其名執古以御今致治如反掌耳自昔言老氏術者獨太史公近之為治少得其道惟漢文耳其他詖辭詭說皆不足取吳郡陸希聲序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吳郡陸希聲傳

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元元之又元衆妙之門

傳夫道者體也名者用也夫用因體生而體本无用名因道立而道本无名體本无用則用无不可故曰可道所可道者以體當用耳以體當用是物之理非道之常故曰非常道也道本无名則名无不可故曰可名所可名者以名求體也夫以名求體是物之變非名之常故曰非常名也始所謂道者常道名者常名非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何則常道常名不可道不可名惟知體用之說乃可元通其極耳然則體道者王

順物之理也用名者帝適物之變也順理適變而不及其上者王故上得之為神中得之為聖下得之為哲偏得之為賢才无所得為衆人所謂无名者道之體動静之先也有名者道之用善惡之元也體為名本故能離動静原之則天地之始也名因用立故能生善惡極之則萬物之母也故皇者守无名而帝者行有名守无名故无為而无不為行有名故為之而无以為皇者順物之理因其无欲而守以清静故曰常无欲以觀其妙妙謂静以照理微妙元通者也帝者適物之變因其有欲而行以節文故曰常有欲以觀其徼徼謂動以照事殊塗同歸者也所謂此兩者言始與母也即无名有名之術也同於體而異於用者也元也者事理俱照者也能知

夫无名之術微妙无通有名之術殊塗同歸靜以制變動以歸根動靜不殊則事理无會矣夫事理无會則物不能累故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故天下不與聖人同憂斯至神之賾也出則為衆入則為妙未有不由斯道也

經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无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傳 夫人之所謂美惡皆生於情以適情為美逆情為惡以至善不善亦然然所美者未必美所惡者未必惡所善者未必善所不善者未必不善如此者何情使然也夫人之性大同

而其情則異以殊異之情外感於物是以好惡相繆美惡无主將何以正之哉在乎復性而已何則情之所生必由於性故聖人化情復性而至乎大同所謂有无之相生者情性也情性之相因猶難易之相成也夫為治者以情亂性則難成以性正情則易成所謂長短之相形者美惡也美惡之相奪猶高下之相傾也所謂音聲之相和者善不善也善不善之相資猶先後之相隨也於乎世之多故由此六者天下所以不治萬物莫得遂性聖人將復其性先化其情善者因已善不善者吾亦因而善之使善信者因已信不信者吾亦因而信之使信故用无棄物教无棄人使在物无惡在人无不善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此之謂

也是以聖人體无名則无為而事自定用有名則不言而教自行使萬物各遂其性若无使之然者如天地之生萬物而不有其用如百工之為器用而不恃其成如四時之成歲功而不居其所夫惟如此是以其道可常其名不去也

經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无為則无不治矣

傳 夫情所貴尚則物狥其欲狥則生偽偽則生姦故尚賢則爭奪之心萌貴貨則盜賊之機作夫惟以性正情者不見貴尚之欲從事於道而无姦偽之心故聖人之治人也散有餘之貨所以虛貪盜之欲心糞甚蕪之田所以實飢民之腹胃

不尚爭能之賢以弱其志意不勞兵役之力以強其筋骨常使天下之民无知于知无欲于欲雖有知其貴尚者亦不果於所行以其不敢為也為无為者用有名而體无名則天下莫不臻于治矣

經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傳 道以真精為體冲虛為用天下歸之未常盈溢萬物宗之淵深不測得其用則可以挫俗情之鋒銳解世故之糾紛得其體則可以上和光而不皦下同塵而不昧雖湛兮不可得窺而緜緜乎若存故前稱或似而後言似或吾終不能知其所始象若先天地而生焉

經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
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傳 萬物資天地而生天地无取于萬物也百姓仰聖人而治
聖人无假於百姓也猶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无用於芻狗
也夫惟无用則无私无私則无恩是以天地无恩而大恩生
聖人不仁而大仁成故百姓不辭德於聖人萬物不謝生于
天地何以知其然哉吾觀天地之間猶槖籥之无心也槖籥
无心故其聲不屈其氣愈出天地无心故生成而不息故為
治不至多言多言而无敬則動而數窮矣未若處无為之事
行不言之教此為抱道之寔保生之質乃守中之術也

經 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緜緜若存用

之不勤

傳 谷者象道之體神者況道之用體真用妙應物不窮故曰谷神不死夫惟谷神不死則可以盡天地之體用元者天之體也牝者地之用也體元而用牝聖人之術也故曰是謂元牝焉夫元牝之術乃陰陽開闔變化不測者也開闔即陰陽之道陰陽乃乾坤之本故曰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緜緜乎不知所終極其體而不亡其用不勞此謂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者也

經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傳天地生萬物而不自生故能長存不毀恆久不已聖人養百姓而不自養故其教長久與天地相似是以不敢為天下先則樂推而不厭不敢有其身則歿身而不殆誠以其不私於身而後能有天下也

經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无尤

傳從道之人无所不善故謂之上善夫水常處汙下不與物爭故萬物莫不得其利盖近于道矣故上善之人若比水德其居世若水之在地其用心若水之淵回其施與若水之潤澤其言語若水之信實其為政若水之清靜其行事若水之

任器其變動若水之應時夫惟常處乎下故人莫得而挫夫惟不與物爭故物莫與之爭易曰謙者德之柄水得之矣

經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傳 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大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揣勢利而銳意雖得之不可永保貪金玉而滿堂雖有之莫能長守貴而驕則得其禍富而驕則益其過驕生乎心咎自於已豈可怨天尤人乎故有道之士功成不居名遂不留退身以全其歸讓位以免其危若四時之運寒暑代謝而萬物以成豈非天之道乎

經 載營魄抱一能无離乎專炁制柔能如嬰兒乎滌除元覽能

无疵乎愛民治國能无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
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
傳 載猶夫也發語之端也夫魄者生之始一者道之子營其
始抱其子則形與神不相離矣專其冲和之用致其柔靜之
志則性與炁如嬰兒矣洗心遺照何思何慮則道與德无疵
病矣愛民如赤子治國如小鮮人各自正則可以无為矣順
天應變一闔一闢物當自化則可以守雌矣道不昏昧德乃
旁行百姓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則可以无知矣上三者可
以修身下三者可以治國所謂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
其德乃溥夫如此乎乃可以生成萬物畜養百姓矣惟能生
之而不執有能為之而不矜恃能長之而不宰制則道之用

被於物深矣故謂之元德

經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无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

傳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以无為其用器者以有為其利然則有之所利利於无无之所用用於有故車有輻轂以象天室有戶牖以象地車室之所以全其利常在於空虛之處耳豈非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之謂乎至於埏埴以為器寔資於水火而後利用之理可得而言猶聖人成器長必本于道德而後教化之術可得而行也是以埏埴之器象之于人處乎天地之間以明道器之際也

【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傳】目不覩無體之禮謂之盲耳不聞无聲之樂謂之聾口不食大道之味謂之爽此三病之所生皆以五色五音五味之所惑惑於外則迷於內故聖人病之聖人所以不病以其病病耳於乎欲之盛者莫大於禽荒作之則心若病狂貨之重者莫甚于滿堂守之則行有所妨將去其行妨則如勿多藏將治其狂病惟克念作聖是以為腹則知止足不為目則不見可欲故去彼大惑取此元德

【經】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

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傳寵辱者榮悴之恒情若驚者得失之常心也夫道德充于内則外物不能移故寵辱之來心未嘗動斯士之上也如内不自得外感於物情存乎寵辱得失皆若驚此其次也以心之所動異於震驚故謂之若耳夫髙必以下為基辱必以寵為本故辱之與寵猶響之尋聲福兮禍所伏寵兮辱所倚聲發則響應寵至則辱隨俗情趨末則驚辱而不驚寵道心觀本故驚寵而甚于辱故曰寵為下者言寵為辱本所以偏可驚也始言寵辱若驚猶似齊致後獨以寵為下而得失若驚

者明以驚寵為本也且大患者吉凶之事有身者大患之本是以執有其身則有大患故知貴其身者乃貴大患也嘻貴彼大患惑已甚矣語常情之迷復猶未及于貴身故言貴患若身譏其貴身之甚也夫世之所謂吉者富貴慶賞也常患於失之世之所謂凶者貧賤刑罰也常患於得之患得之患失之則憂之矣故天下之憂患莫大于吉凶聖人以百姓心為心故亦以吉凶為憂患然憂患之本皆由于身世人執有我身不㝠於物群分類聚愛惡相攻吉凶既生憂患斯作至人體道无己與物和光同塵長而不宰故雖與民同患不與聖人同憂若夫以得失動其心物我存乎懷則寵辱不暫寧吉凶未嘗息安足為天下之正居域中之大乎惟能貴

用其身為天下愛用其身為天下者是貴愛天下非貴愛其身也夫如此則得失不在已憂患不為身似可以大位寄託之猶不敢使為之主而況據而有之哉此大道之行公天下之意也

經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无物是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謂惚怳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傳視之可見者色也聽之可聞者聲也搏之可得者形也天地萬物皆有之惟道在天地萬物之間非色聲與形故不可以耳目手足得然以非形能形形色色而聲聲故强名之曰

希夷微而復非詰責之可得則混此三者謂之為一上有日月齊照而其光不皦下與瓦礫同寂而其明不昧繩繩然運行不絕不可得而明之雖千變萬化復歸於无物然道體真精本非无物但不可以視聽摶執而得耳故謂之无質之狀无形之象言其狀則忽然若无言其象則恍然若有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惟能執古無為之道御今有為之名者乃可以還淳反樸復於太古之初矣能知太古之初淳樸之性斯乃大道之綱紀教化之都要也

經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氷將釋敦兮其若樸

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
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傳夫德用微妙道體玄通以其深隱難知是以强為之象其
進也豫然若涉川之无涯其止也猶然若畏隣之有知其肅
也儼然若賓主之在觀其舒也渙然若春氷之方泮其質敦
兮若材之尚樸其器曠兮若山之有谷其心渾兮若水之處
濁斯皆善為士者道德之形容故衆人莫得而識也孰能從
世俗之混濁而澄静之使其流徐清乎孰能即世俗之宴安
而發動之使其教徐生乎惟能深識玄妙消息盈虛者乃可
以保持此道合天之行耳夫惟其德不盈其道不傾從其濁
而致其清即其安而觀其生者然後可因弊而能致治不必

取新而後化成也

經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傳 致虛无而妙極者有德之用也守靜專而篤實者得道之體也其用无方故萬物並作其體湛然以觀其復雷在地中者天地之復也動在靜中者聖人之復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以聖人心為心也故凡物芸芸復則歸于根庶事靡靡復則歸于理理者事之源也靜者動之君也性者情之根也夫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人之情情復于性動復于靜則天理得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故能窮天之理則

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知天之命故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也自天命而觀之則萬物之性可見矣故曰天命之謂性性命之極謂之至賾然則性命之理由賾而生也故能率其性則入於賾矣賾可以通理通理之謂道能修其道則復於性矣可以接物接物之謂教故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然則繼可傳之教者在於善成可常之道者在乎性至賾之體深不可識仁智則滯於所見百性則用而不知故體道君子蓋亦希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仲尼極言道德之奥性命之賾也夫道之所以為常者

以其善應萬物而萬物不能累也惟能知道之常則能常善救物而不為萬物所累其用也微其理也彰故能知其常則謂之襲明矣不知救物之善道乃欲妄作於法教者則天下之民斯被其害矣惟能知夫常道明於善救則如天地之覆載无所私於萬物故百姓歸而往之推而戴之乃可以合道之常而終身无吝也

經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傳 太古有德之君无為无迹故下民知有其上而已謂帝力何有於我哉德既下衰仁義為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仁義不足以治其心則以刑法為政故百姓畏之

刑法不足以制其意則以權譎為事故衆庶侮之於乎心之有孚謂之誠言之可復謂之信誠既不孚言則不復而猶貴重爽言謂之誠信可乎哉道德既隱仁義乃彰仁義不行刑法斯作而猶尊尚末術謂之道德可乎哉聖人則不然執古御今斷雕為樸功成而不執事遂而无為有法无法因時為業使百姓咸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則親譽畏侮之心皆不生于世矣

經 大道廢焉有仁義智慧出焉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傳 夫老氏之指執古御今故辨其必然之理蓋不得已而為之者後世不能通其意乃謂不合于仲尼在此與後章也於

乎老氏之受誣久矣吾今乃闡而明之記不云乎大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于地不必藏于已力惡其不出諸身不必為已故姦謀不興亂賊不作外戶不閉是謂大同當此時也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于我哉下知有之而已豈容行仁義於其間哉大道既隱人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仁義為治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百姓親而譽之而仁義始彰矣由此言之樸散為器豈非大道廢焉有仁義耶是以仲尼興歎於蜡賓老氏垂文於道論其指一也夫聖人智周萬物而不以飾行慧利天下而不以示義方此之時人未知為智慧也逮世下衰爭奪滋生用智以行其姦用慧以賊其

義然後智慧之術顯而姦偽之跡著矣豈非智慧出焉有大偽耶是以兩觀之誅少正卯春秋之書楚子虔然則仲尼之意與老氏何異至若父子之道天性也率天之性薰然大和父子相親孰知慈孝及為外物所誘性化為情情生而物或間之則有離其天性者矣聖人修道為教以順天下使父子交相愛而孝慈之名顯矣故曰六親不和有孝慈是以瞽叟頑而舜稱大孝曾晳嚴而參稱能養斯必然之理也豈老氏非之哉至如飛龍在天賢人在位股肱元首无所間然及其君昏於上民亂於下然後亡身徇國之節著拂心逆耳之言發故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是以夏癸立而龍逢彰殷辛亡而比干顯斯不得已而為之者又豈老氏非之耶學者能統會

其旨則孔老之術不相悖矣

[經]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无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傳]夫聖智所以利物而物有因利受害者則反責於聖智故或者乃謂絕而棄之則可以利百倍矣仁義所以和民而民有因和得怨者則顧尤於仁義故或者復謂放而棄之則可以和六親矣巧利所以資人而人有因資致盜者則歸過於巧利故或者又謂絕而棄之則可息敓攘矣夫利害之相生猶形影之相隨自然之理不可滅也或者覩世俗衰漸之事不能達弊不新成之始則謂絕而棄之乃可以復于古始是猶惡影者不知處陰而止遂欲滅去其形也老氏病世人迷

道已久舉或者過差之論皆謂文教不足以致治遂欲絕而棄之故特云此三者以為然明非老氏之指也我則不然聖智者成器之長也仁義者群倫之美也巧利者工用之善也苟其事將弊吾必因而救之所謂弊不新成常善救物之道也陳救之道故令有所屬在乎濁以靜之徐清安以動之徐生盖因而變之漸而化之即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是矣於乎夫能見素抱樸則木訥而近仁矣少私寡欲則質直而好義矣自此以反其漸可知老氏之術焉有不合於仲尼者且此章之末在少私寡欲耳然則絕仁棄義豈老氏之指哉

經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若享太牢如登春臺我

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儽儽兮若不足似无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似无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傳此章之深旨與前章略同夫聖人之學所以為道道勝則世治俗人之學所以為利利勝則世亂或者惡俗學之亂世因謂絶之則无憂遂使墻面之徒因此莫能知道老氏舉其宗要而論其失得且曰夫人之應對均以一言唯則人謂之恭言阿則人謂之慢然以慢為恭言不加多而不能以阿為唯遂為失禮之對亦猶世之學者均於為學學道則世以為善學利則世以為惡以利為道反念則是而不能以惡為

善遂為亂世之事耳夫唯之與阿相較詎幾而善之與惡相遠何如今於至易之理可致至難之事而不能反而行之此老氏所以興歎也故歷陳世俗之所失正以有道之所得焉夫刑法之威世人所常畏也雖有道之士亦安得不畏之哉何則世教既衰禍亂方作淫刑以逞将及善人荒乎未央吁可畏也夫爵賞之慶世人所熙喜也得其欲也如列鼎而饗太牢遂其志也如登臺以望春物彼有道之士亦安得辭之但得之泊然无所喜若赤子之未孩笑也處之儽儽然如不足若喪家而无所歸也夫世俗之人尚于智力常若有所餘焉而有道之士復於愚弱常若有所遺焉夫豈如冥頑之人心无所知哉乃其性純粹而不尚智耳夫世俗之人以昭昭

然自顯為明而有道之士獨昏昏然以晦用為德世俗之人
以察察然知姦為能而有道之士獨悶悶然以知常為道是
以其靜也澹澹然若海之不可測其動也飂飂然若風之無
所息衆人有為莫不有所以我獨无為似乎頑且鄙故衆皆
逐於末所愛哺其子我獨反於本所貴養其母耳夫所謂母
者道也子者一也愛哺其子者以嗜欲資其神貴養其母者
以清靜歸於道也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道德真經傳卷之二

吳郡陸希聲傳

經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怳惟惚惚兮怳兮其中有象怳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傳夫虛空其德以容物者惟真精之道是從事乎然道之為物也怳兮若有惚兮若无不可得而定言之何者謂其寂寥无形不可為有而兆見萬象謂其千變萬化卒歸于无物雖怳怳惚惚有无不定窈窈冥冥陰陽不測而精真之信存乎其間夫純粹謂之精自然謂之真至誠謂之信故至誠為之用粹精謂之體體用元合則謂之自然所謂道法自然也吾何以知其自然之真哉以其上自往古下及來今道之為名

常在不去耳以其常在不去是故能閱衆甫衆甫者謂觀閱衆物之某甫者耳吾何以知衆物之名可閱乎以此衆物之名非常名故其名隨世而遷滅惟道之常名不去故能閱可名之名耳夫惟知道之名者乃可以撫運應務雖萬物日作於前而我故无為而治也

【經】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故誠全而歸之

【傳】曲成而不遺則事全枉己以伸物則理直少其欲則事自復故窪則盈靜其濁則理自清故弊則新事歸於理故少則

得理乖於事故多則惑聖人知道之紀抱道之子以理會事以事會理事理冥會故可以為天下法則也不自見而弊人則事自明不自是而非人則理自彰不自伐其才則事歸於寔故治有功不自矜其能則理得其當故道可長夫惟順道之理不與物爭則天下之事莫不從已故能曲成萬物而不遺微隱乃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徒言哉誠能曲而成之則天下全而歸之矣

經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從事于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同于德者德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得之故信不足有不信

傳老氏將行不言之教以契自然之理故標而目之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然則希言猶不言也仲尼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天不言而信此天道之自然也夫自然之理道之常也若四時之運天地之常是以能恒久不已終則復始夫飄風暴雨非天地之常也是以其發作也勃焉其霽止也忽焉夫以天地之廣大猶不能久為此而況於人世其能久乎非常乎道德既隱仁義不行曲禮煩刑不得已而為之耳而惑者不能知禮以時為大刑期于无刑之指乃欲執其一方謂可行於百世斯過矣噫飄風暴雨有時而息四時之常未始有極自然之理不可易也故從事於道體道者也法乎自然不失常道故道亦得之則同於道矣從事于德

用德者也雖失常道未失常德故德亦得之則同于德矣從
事于失者既失于道德又失于仁義故失亦得之則同于失
矣記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蓋近是矣
於乎信不足有不信斯不得已而為之苟得已而猶為之誠
亦惑之甚也

經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
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傳 跂于利者不可以立于常道跨于欲者不可以行于常名
欲利之本不忘而曰我可以為治无由也故自見而蔽人則
事不明自是而非人則理不彰自伐其才則治无功自矜其
能則道不長此四者與跂跨同病皆不足以致治以道論之

若棄餘之食不足致飽肙贅之行亦孔之醜凡物猶或惡之
有道者焉可以處也

經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
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
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
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傳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知混成之物生于天地之先
也寂兮无兆獨立于萬化之外而其體不改寥兮无狀周行
于萬化之內而其用不殆故能生成品類為萬事之主中庸
曰其為物也不貳則其生物也不測是以太極為大衍之始
混成為天下之母焉其體不可以名得故不知其名其用不

可謂无名故字之曰道夫字因名立名因用生既與之為字則知其有名矣尋其名未知所謂究其用見其極大因强名其用謂之為大焉於其用則名為大矣於其體則寔已逝矣名去寔其遠乎曰其去不遠在知其反以名反寔以事反理大施于家國小施於身心不能反躬則天理滅矣故記曰道不遠人人自違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又曰道也者不可斯須離可離非道故始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无名之道也末所謂逝曰遠遠曰反者有名之道也故舉域中之四大而王者居其一焉以明王者參天地之道而贊萬物之化育也於乎域中之云者明道非六合之外也故為人之主者必法地之靜以為體能靜矣然後法天之動以為用能動矣然

後法道之无為无不為既能无為无不為矣然後能法自然而然而天下莫知所以然也

經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傳 天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故重能為輕之本也天下之動貞夫一故靜能為躁之主也夫行邁之人終日靡靡然而未嘗遠離其輜車之重載者以衣食之資所在也苟遠而棄之則必委困於道路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志於道雖外有紛華盛麗榮觀之娛而內常安處貞素超然不滯此以重為本以靜為主之術也夫所謂萬乘之君以天下為重故也如之何輕用其身不顧天下是猶遠行之人棄其輜重則危殆之機立

可待矣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王之常道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天下之常情也苟為人之主者輕用其身縱欲无已虐用其民不顧天下則天下之民相率而去之矣不惟率而去之且將從而戕之矣故老氏惻然憫之反覆興歎曰治身心者輕則失於歸根躁則失于貞一治天下者輕則失其寧邦之本躁則失其法地之君於乎萬乘之主安可不重且靜哉

經 善行者无轍迹善言者无瑕謫善計者不用籌算善閉者无關鍵而不可開善結者无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无棄人常善救物故无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傳善行者以道道大則德廣故无軌轍可踵迹善言者以名名正則寔得故无瑕纇可指謫善計者以度度明則數簡故不用籌策而能為巧歷善閉者塞其兊則心不生故无關鍵而不可闢善結者結以信則心不離故无繩約而不可釋故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間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无忠信誠慤之心以莅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是以此五善者皆聖人善救之要也夫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乎故立天子置三公將以教之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是以教无棄人用无棄物斯乃密用知常之術故謂之襲明焉何者夫世之所貴者莫如師世之所愛者莫如資然而善人所以

為不善人之師者正以不善人為善人之資也苟无不善人為之資則善人亦无以為其師矣噫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天下皆不知善之為善斯盡善矣今不貴其師者不欲就衆人之所善而彰彼不善不愛其資者不欲因他人之不善而成已之善也雖知此不貴愛師資之言大與當世迷謬然其寔為善救之術乃要約之妙用也

經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无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傳 天天地之間萬物之用雄强而雌弱牡動而牝静至於尊

卑先後莫不知此老氏深原物理法而為術知弱勝于强故以弱為用知静勝于動故以静為主是以後其身而身先卑其道而道尊故處前而民不厭居上而民不重是故知雄强之不可久而以雌弱自守則可以為天下谿矣夫谿者以卑為用也夫惟能用其卑則常德不去離德不去離乃可與道期故能復歸于嬰兒泊然若无知惟能无知則其心明白雖知其明白而守以无黙故可以為天下式所謂式者可法而則者也夫惟可法則故常德不差忒德不差忒則與道相得故能復歸於无極而深不可識雖不可識則闇然日彰故其道顯榮雖知其榮顯而守以溷辱故能為天下谷谷者體寔而用虛者也惟體寔而用虛則常德乃充足德既充足則可

以復歸於无名之樸亦將不欲于不欲於乎大道廢而有仁義大樸散而為成器聖人能用其器故可以為群材之師夫惟大道不器故能用此成器大制不割故能宰此群物若未冥於道而欲用天下之器見制于物而欲宰天下之材吾必見其殆已記曰利與義智與仁霸王之器也用之者得不以斯道乎

經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傳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故堯不能以天下與舜禹不能以天下與啓此乃天下與舜與啓故堯禹亦

因而與之耳若天下不與欲强取而為之吾未見其有得之者而況能執而有之者哉是何也天下者猶神明之大器非人智力可取而為之苟非天下所與强取為之其功必敗苟非天下樂推强執有之其身必失何者夫物有行之在前則有隨之於後者矣有煦之為溫則有吹之以寒者矣有用壯為强則有用力而挫之者矣有因栽而培則有因闕而墮之者矣是故有强取而為之則有强奪而有之者矣是以聖人知天下不可以智力取故以无事取天下道成德著而天下與之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聖人无為而致治故去甚者不强取也去奢者不執有也去泰者不辭讓也易曰亢龍有悔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亦其指也

經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傳 夫以道輔人主者當以德服人心不以甲兵之力取強於天下何者取強於人人必惡之天下之人惡之則天下之兵加之矣故我取強于人人亦取勝於我出乎已者反乎已是以其事好還復焉凡師旅所居農耕必廢則荊棘生于田畝杼軸空於都鄙重以殺害生民感傷和氣則必水旱洊臻凶

荒仍歲矣人事既如彼天意又如此然則兵可去乎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不可去用之有道故古之善用兵者果而已矣不以取强何謂果哉勿矜其能勿伐其功勿憍其心雖果於三者須不得已而後用復果於濟難而不止猶敢以取强焉則是果而勿强矣夫矜其能則好戰好戰則不能安民伐其功則易爭易爭則不能和衆憍其心則生事生事則不能阜財三果不存七德盡廢好勝弗已怙力取强亡之道也於乎物壯必老兵强必敗自然之勢可不戒哉且道以弱為用而兵以强取勝斯不合於道也明矣不速而復故无祇悔不道早已則无大敗易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不知早已之謂

也

經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傳夫佳尚兵謀之人非祥善之材器凡物猶或惡其意有道者豈可安其事哉何者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陽主德主生陰主刑主殺故君子平居則以有德者居左斯貴左也即戎則以有勇者為右斯貴右也君子以好生為德武人以多殺為功故知兵者是不祥之器用非君子之器用也若夫蠻夷

猾夏寇賊姦宄則不得已而用之然未嘗為起戎之首故曰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以恬於見利淡於欲勝為上不以敢於勇進嗜於多殺為貴善在不戰而屈人不以戰勝而為美何也凡戰以多殺人為勝美之者是樂殺人樂殺人者人亦將樂殺之豈惟人將殺之天亦將殺之何哉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樂殺人者逆天德若使樂殺人者得志於天下則天下之人幾盡矣天必不助而況於人乎且吉事則拱而尚左凶事則拱而尚右偏將軍者兵之佐故居於左上將軍者兵之主故居於右所以居於右者居其上勢也居上勢者尚於右是以喪禮處之也夫戰而勝者殺人多也殺人多者必以悲哀泣之是戰而勝者則以喪禮處之也前言不

祥之器後言喪禮處之皆再數其辭惡殺人之甚也

經 道常无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傳 道之所以能常者无名之體也夫无名之體亦謂之无名之樸其體甚微眇其道甚尊大故為天地之始而天下莫之敢臣也侯王能守此无名之樸則萬物莫不賓服故山高則牂羊至矣氷深則蛟龍至矣山之不高水之不深神物且猶不至而況於衆物哉夫天地中和之氣合則膏露降於萬物萬物皆被其澤莫有使之而然侯王能法天地之中和以守沖用之道則德澤普於天下天下莫知所以然所謂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也

經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傳 所謂始者即无名也夫惟无名之體故能制有名之用亦既有名名将遊矣故亦将知止止其所也遊止其所名止其寔事止其理知止而止故不至危殆然則所謂名止其寔亦寔其名也故循名而督寔按寔而定名名寔相當則國治名寔不當則國亂名生於寔寔生於名名寔相生反相為情故有道之君操契以責名名者天下之網聖人之符張天下之網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无所逃矣故審其名以復其實考其寔以正其名則是非之見若白黑故判為兩合為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是以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

故曰名自命則事自定也因名命之隨事正之故堯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而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亂故名者聖人之所重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人主憂勞人主憂勞則官職煩亂白之顧益黑求之而愈不得名正則人主无憂勞无憂勞則不役其耳目之主而百度惟貞因形而任不制於物无為而治清靜以公神通乎六合意觀乎无窮所謂知止不殆也夫江海者川谷之所歸无名者有名之所止譬諸天下之事其歸於道如此

經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傳 知出於外謂之智知如日火之外光知反於內謂之明如金

水之內景用弱以勝人之暴為有道之力守柔以自勝其躁
為有德之强知足於利欲者不亡其大業故謂之富强行於
仁義者可至於盛德故謂之有志動而不失其所恆故可久
身死而道不亡故為壽

經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有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无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
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傳 大道之用其猶鬼神之德乎汎汎乎可在乎左可在乎右
洋洋乎若在乎上若在其前後為萬物之母故恃之以生與
天地合德故其功易成以其親之至故不謝厥德以其大之
極故不稱有功慈育萬類長而不宰故常无欲以觀其妙則

可以名其樸為小萬物歸之不為其尊主若川谷之與江海
則可以名其道為大夫川谷之赴江海受之而不厭是未嘗
自尊天下皆歸聖人聖人容之而不倦是終不為大聖人守
无名之小樸終不自以為大所以為萬物之所賓卒能成其
大

【經】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乎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
淡乎其无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傳】大象者道也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天下萬物皆
歸而往之矣夫聖人視民如赤子惟恐其傷而況有事傷之
乎未嘗有以傷之則歸而往之者莫有受其傷矣莫受其傷
則天下皆安其夷泰矣夫樂可以悅耳餌可以適口則旅人

為之留連行客為之歡饜雖即時有感然非其所安不可久處故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也夫執大象者則不然不以欲樂示於人故言之出口淡乎其无味教之入心泊乎其不美希乎夷乎雖不足以聽視然用之不窮酌之不竭彌乎千萬年而不可以既

經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傳 夫聖人之淵奥莫妙於權寔實以順常為體權以反經為用權所以濟實實所以行權權寔雖殊其歸一揆老氏既以寔導人立知常之教又以權濟物明若反之言易所謂曲成

萬物而不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也夫欲除強梁覆昏暴者必因其利欲之心以行歙張之術術之用曰彼利欲之心方盛必且足之令張喜其足則獲其情然後歙之以正在易明夷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不出門庭是也夫足之令足所以極其張也張則侈心愈益故為衆之所歙也此術甚微而明聖人所以容用也至於將弱其志焉者必且強其嗜欲甚愛則大費欲極則志衰小用之於身心大用之於天下廢興與奪覆却相資斯自然之理以反為合者也經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能以柔弱制剛強是用而反者也用而反者寔能制權也易曰巽以行權又曰巽稱而隱夫巽之為象風也風能應四時撓萬物而萬物莫見其形權能乘天機適

世變而人莫知其用夫巽之為義順也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則能制物故柔弱可以制剛強則義甚彰而用甚隱矣何以明之昔者文王二天下之三而猶詘伏殷紂乃獻漆沮之地請去炮烙之刑夫紂之貪心方熾故文王請獻之地是足之令張也紂既得地而喜故文王請去其刑是歙之以正此文王之權也昔武王觀兵盟津曰紂之惡未極於是還師二年然後興牧野之役夫還於盟津是足其張令極也興于牧野是致其衆之所歙此武王之權也昔文王以文柔之道雖念殷人不勝其酷需盡去紂而後受之此文王之寔也昔武王以剛武之德遽痛殷人之不勝其虐遂亟誅紂而後取之此武王之寔也伯夷叔齊輔文王之寔正武王之權謂以臣伐

君不可以訓將以整三綱于後世故相率而棄武王餓死于首陽太公相武王之權反文王之寔謂誅獨夫紂天下乃定將以拯兆民於當代故鷹揚而從武王肆伐于大商周公召公成文武之業將欲寧亂之權顯治安之寔於是休牛放馬倒載干戈問洪範于箕子遷頑民於洛邑制禮作樂偃武修文流二南之化致八百之祚此又以權反寔之大者也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此皆微明之旨以權實相濟者也於乎聖人行權所以合乎道小人竊權所以濟乎姦魚脫于淵則不可行權離于寔則不可用權之為物國家之利器也必深藏之容用之不可顯示於人懼其竊以為亂也故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在易

乾之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坤之六四曰括囊无咎无譽子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括囊无咎盖言謹也慎不害也然則權之為用聖人所難且慎也可不謹乎可不謹乎

經 道常无為而无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樸无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傳 道之所以為常者以其體无名故无為用有名故无不為侯王能守此始與母之術則萬物之理得而天下之事正所謂我无為而民自化也德化既醇天下清靜苟利欲之情將

有萌兆吾必以此大道之質莫而正之使无得動矣夫上德无為而无以為則同於道矣下德為之而有以為則同于德矣得于德者必失於道故有无為之心者必有无為之迹後世將尋其迹而忘其本故為无為而至有為故云无名之樸亦將不欲者將使心迹兼忘則至于元之又元矣夫能心迹兼忘事理元會則天下各正其性命而无累於物之迹焉首篇以常道為體常名為用而極之於重元此篇以无為為體无不為為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而盡其體用也

道德真經傳卷之二

道德真經傳卷之三

吳郡陸希聲傳

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為而无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无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失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傳 上德合道不以德稱无以而為故有常德下德失道而同於德有以而為故无常德上德之用法乎自然故无以為而无為也下德之用法乎无為故有以為而為之也夫仁者兼愛皆有為而為能无以仁為功者上也義者禁非亦有為而

為能有以義為利者上也何則若以仁為功則滯於為仁矣若不以義為利則狥於非義矣夫禮之上者所以辯上下定民志至於陳玉帛尚往來斯禮之末節也今禮敬於人人未之答彼誠失禮之微者我乃艴然變色奮肱而引之則失禮復甚於彼矣夫禮所以防爭失之於末則反以起爭斯乃世俗之常情不達禮之大本故也老氏舉其失禮之甚譏其起爭之由將使人反禮之本復歸於太一者耳記曰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故克己復禮而不尤於人易曰謙以制禮又曰謙德之柄苟能執謙之柄復禮之始則指撝而无不利安有攘仍之失哉且上德无為自然合道失於上德法乎无為故曰失道而後德耳夫法乎无為德業

著矣有為而為仁功見矣裁而利之上義明矣制而防之上禮立矣故曰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失於彼者得於此此天下之常理也故忠信之質衰於中而禍亂之機兆則制禮以防其亂故禮居亂之首大道之華發於外而愚昧之情或則崇智以導其愚故智為愚之始也前識者智也智為先見之明而照於未形之理者也然則仁義禮智皆聖人適時之用所以與世汙隆隨時升降者耳故執古御今則以道德為本禮智為之末化今復古則以禮制為其始道德為其終所謂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為者也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而酒之流禍生焉仁義禮智非以為亂而治之弊亂至焉惑者不知利欲之為亂乃欲歸罪聖智因謂

絶而棄之則可以復於上古之治一何過哉一何過哉故曰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愚則誣在於尋流還源去末歸本正禮義以反仁德用有名而體无名則自然之道不遠而復矣所謂大丈夫者且將斷此而不疑安處于道德之本不滯于禮智之末者耳何為其然乎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弊將若何故去彼華薄取此厚實斯乃執古御今之深旨也於乎禮亦有之祭天一獻貴質也器用陶匏貴素也明酒之用而元酒之尚莞簟之安而藁秸之設皆貴本也安可忽之哉

經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无

以清將恐裂地无以寧將恐廢神无以靈將恐歇谷无以盈將
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无以貞而貴高將恐蹷故貴必
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
為本也非乎故致數輿无輿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傳天一者道之子物之始也能抱其子復其始則萬物莫不
遂其生之理矣雖天道之與神明地道之與山谷莫不得一
之故而能清寧靈盈且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故侯王得之
則為天下貞所以致之其道一也然惟其致之不可恃之故
戒其无以此為也苟恃其清靈寧盈則必將裂廢歇竭矣於
乎萬物恃其生天理必滅侯王恃其貞貴高必蹷特加貴高
之言將戒侯王之深旨也亦既戒之又演之曰其所以得貴

為王侯必以賤者為根本也其所以高居大位必以下民為基址也至於孤寡不穀皆下賤之稱也而侯王以此自稱者此以下賤為本之謂也窮極其致何以明之夫士農工商具於民然後有國焉輪轅箱軸備於用然後有輿焉今指輿而數之則皆輪轅箱軸耳不見有輿也指國而數之則皆士農工商耳不見有國也然則士農工商國之賤下者也國之所以存以賤下為本耳故侯王當以貴自戒不欲琭琭然如玉之貴異當以賤下為本故宜珞珞然如石之凡賤也

經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傳 夫權也者以反為動而合於正者也實也者以弱為用而制於強者也天下之物皆生于有形有形之物必生于无形

天下之事皆生於有兆有兆之事必生於无兆故知反之為動必生於弱之為用則動微之幾必生於靜冥之理然則幾生於理終歸於理權生於實終反於實此皆道之通變覆却相濟者也

經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忘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无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傳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止乎形內者也上士知微知彰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處道器之間故聞道

而疑信相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
聞道則大笑之不惟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也者微妙元通
深不可識苟不為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為真精之道矣然
則為下士所非笑者豈不以立言有云乎夫體道者與日月
合其貞明而其光不耀斯明道若昧也與天地合其易簡而
其用不可為典要斯夷道若纇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
必反於元妙斯進道若退也常處卑下而終不可渝斯上德
若谷也常居溷濁而終不可涅斯大白若辱也衣被天下而
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生畜萬物而不顯其功斯建德
若偷也復其性以御其情斯質真若渝也正乎內而行乎外
斯大方无隅也以若拙之匠陶甄天下而不為近功斯大器

晚成也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不事小説斯大音希聲也事无事莫覩其用斯大象无形也為无為莫識其體斯道隱无名也夫惟善濟貸于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負陰而抱陽冲炁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自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无有入於无間吾是以知无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傳 天真精之體生妙物之用炁形既具萬物生焉夫陰陽相交而為冲炁冲炁運化而成萬物然萬物之生也莫不背陰

而向陽沖炁行其中所以和順其生理也聖人立教之指必原夫天地之道窮萬物之理然後知人之生也亦以沖炁為主焉何以明之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其始有精爽謂之魂魄者陰也魂者陽也陰陽化淳而沖和之氣行乎其間所以成形神也故沖和之氣全則神與形相得神與形相得則為生沖和之氣散則神與形相離神與形相離則為死死者不可復生散者不可復全故必能養其浩然之炁然後可以合於自然之道易不云乎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也者蓋聖人之所重也聖人之所以重其生者何將以行道也道也者域中之所尊也雖大包天地細入毫芒要而言之在於身心而已是以為道之人務治身心之要治身心之要在慮

衆人之所惡然則孤寡不穀皆衆人之所惡而王公自以為稱者將以損身心之強梁而求益於道德者也在易損之為善莫善於懲忿窒慾懲忿窒慾則其心日明其心日明則可以益於理矣為益之美莫美於遷善改過遷善改過則其身日正其身日正則可以損其事矣所謂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也夫人之所以教教人日益我亦教人教人日損故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也夫道以柔弱為用不與物爭故物莫能與之爭所謂不損益之者也強梁者以暴害物物亦害之故不得盡其生理所謂莫益之或擊之也吾知彼強梁為萬物所惡故以此柔弱為衆教之父何以明之夫水以至柔為用而穿於石之至堅焉以无形為體而入於物之无間

是知有為之教本於事以剛健為主无為之教本於理以柔順為先吾見水之攻至堅焉之入无間是以知无為之有益有為之有損也夫行多言之教滯有為之事則有為之有損也行不言之教通无為之理則无為之有益也多言之教有為之損舉天下皆是也不言之教无為之益則天下希及之於乎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信矣

經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傳 夫名者立身之表也有其實則身見尊於當時名亦揚於後世茍以矯激為之不足施於事實則名為聞人身必棄於有道矣貨者發身之資也得所用則身以好施見重貨不為

已而積茍以貪冒得之不能散於仁惠則貨雖滿堂身必薄於有德矣得竊名黷貨之譏而亡其修身約已之道二者孰為病乎故甚愛名者必生偽則大傷其實矣多藏貨者必招盜則厚失其資矣故知足則不貪貨知止則不貪名不貪貨則不辱不貪名則不殆夫惟如此則其名可以長有其貨可以久守矣

【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傳】夫聖人道濟天下而猶慮一物不得其所則成衆務而不弊矣德充四海而不敢介然自矜於懷則應萬機而不窮矣行至易之道而不徑庭因自成之器而不雕鐫陳至當之理

而不文飾夫如此則物遂其性人盡其能天下之事不勞而自定矣究其所以然者皆自然而勝耳猶躁作者勝祈寒靜正者勝祁暑非有心於寒暑而寒暑不能侵之故我无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天下之動貞夫一故清靜可以為天下正也

經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无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傳 夫天下有道之世天子則守在四夷諸侯則守在隣國雖有甲兵无所用雖有健馬无所乘百姓順其教化復於農桑闢污萊以藝樹糞田疇而播殖故民咸安其土而敦其親矣天下无道之時天子則外攘四夷諸侯則外侵鄰國故兵甲

動於境内戎馬馳於四郊百姓困於力役失其本業桑梓盡於樵薪荆棘生於隴畝民咸去其鄉而叛其君矣於乎无道之毒痛天下原其所以其惡有三心見可欲非理而求故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於人故禍莫大焉欲而必得其心愈熾故咎莫重焉然自非聖人不能无欲欲則不能无求求而不知足禍之甚者也於是未有多求而多得之者故求而知足者其求必寡則易供故其求常足矣

經 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傳 夫聖人之為治也必推其身心以及於天下故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以及天下之老愛其

子以及天下之幼夫如此不俟出戶而天下可知矣夫聖人之治也必反諸身心以合於天道故已好生則知天道之生萬物也已成務則知天道之成四時也已樂善則知天道之與善人也天以懸象示其道聖人亦已身心合於道又安用窺牖而見天道哉夫不能反推於身心而囂囂然自以治天下為已任勞其神苦其形孜孜矻矻有為于天下之事者吾見其不能為治矣何者夫天下之事一日萬機不能秉要執本而務治其末則形神勞矣夫神大勞則竭形大勞則弊形神俱勞則危殆及之矣徒勤勞於末流竟不得其萬一是以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故記曰欲治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治其家欲治其家先治其身欲治其身先治其心欲治其

心先誠其意故君子不誠无物皆反推於身心之謂也夫不行天下而能察知人情不見天象而能名命天道則不為勤勞之事而能成乎至治反推身心故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又曰无為而治者其舜也歟此之謂也

〔經〕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无為而无不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傳〕夫為學者博聞多識以通於理故曰益為道者秉要執本以簡於事故曰損夫理明則事定故學之日益實資道之日損也夫濁于亂政靜之可以徐清故損之在漸不可頓去則損之又損之也安於弊俗動之可以徐生故損之至乎无為則能無不為矣夫有為者緣人情而作之法制故有事有事

則民勞民勞則叛之无為者因物性而輔之自然故无事无事則民逸民逸則歸之夫聖人之心常慮一物失其所欲救弊亂之要在于取天下人之心取天下人之心在使其自來歸之耳故為无為事无事俗化清靜民皆樂推而不厭若有為有事政煩民勞則百姓望而畏之故不足以取天下人之心也

【經】聖人无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在天下惵惵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傳】聖人體道无為物感則應應其所感故无常心然百姓之心常欲安其生而遂其性聖人常使人人得其所欲豈非以

百姓心為心乎苟百姓有好善之心聖人亦應之以好善其本善者吾因以善輔之苟有不善之心吾亦因而善待之使感吾善亦化而為善則天下無不善百姓皆得所欲之善矣至於百姓有好信之者吾亦以此化之則百姓皆得所欲之信而天下无不信矣故聖人在天下惵惵然應於物感未嘗少息而其心渾然與天下為一未嘗自有所為故仲尼之所絶者有四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以能无可无不可无為无不為故百姓皆注其耳目於聖人若嬰兒之仰慈母聖人視之惟恐其傷也

經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

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傳】夫生必有死理之常也達生死之理則能安其常苟違其常則越於生理越於生理則陷於死地必矣然則知生有常理不違理以存其生者十中有三人耳知死亦常理不違理以避其死者十中亦三人耳若乃愛其生違理而存之則反失惡其死違理而避之則反得者亦如之何為其然求生之厚越於生理是以動而乖常則之於死地故善攝生者則不然知生有常理則守道抱德而不厚其生知死亦常理則樂天知命而不憂其死生死不能動其心患難不能奪其志則陸行遇摯獸而不驚入軍冒白刃而不讋雖處患難與不遇

同何以致其然耶有心害物物亦害之有信及物物亦信之我无心害物故兕虎无所投其爪角有信及人故甲兵无所容其鋒刃是知生理不存乎中則死地不見於前仲尼曰忠信則水火可蹈蓋近之矣

經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

傳 夫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其所由生者道也其所以畜者德也形其材者事也成其用者勢也萬物以能生故尊道以能畜故貴德道德以生畜之故自然為萬物所仰豈有授之爵位而後見尊貴哉然道者真精之體德者妙物

之用體可以兼用用不可以兼體道可以兼德德不可以兼道故稟其精謂之生含其炁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亭量其用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為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元德營魄章言人同於道德令此章言道德同於人是以其辭同而其理通也

〔經〕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傳〕天下萬物固有所始始天下者其惟无名乎天下萬物固有所生生萬物者其惟有名乎然則无名為天下之始有名為萬物之母夫无名有名存乎體用用因體生故復以无名

為有名之母也故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即道生一也夫一為道之子道為一之母道謂真精之體一謂妙物之用既得其體以知其用既得其用復守其體體用冥一應感不窮然後可以无為而治故能殁身不殆也

經塞其兊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兊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无遺身殃是謂襲常

傳兊者嗜慾之所生也門者云為之所由也以性正情則嗜慾之原塞矣以理正事則云為之路閉矣夫如此然後可以无為无不為故終身不復勞也閉其源而弗塞則長其嗜欲之情通其路而弗閉則濟其云為之事如此則形神俱勞終身不可救矣知塞兊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挫嗜慾之鋭

解云為之紛是守其柔弱也守柔弱則物不能加可謂强矣見微小則事不能昏可謂明矣明者内景謂體也光者外照謂用也出應於事反歸於理是以用歸體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也以用歸體則與道合道用柔弱嗜慾不生故能馳騁云為而不為萬物所害若嗜慾不除强梁於事事煩則害理是自貽其災殃故能以見微守柔為用即是容用真常也

經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虚服文彩帶利劍饜飲食資貨是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傳老氏言若吾囂然略无知道之心始欲希于當世則惟所行之為務務其苟合於當世也使我介然微有知常之明方

將行於大道則惟所施而是畏畏其不合於大道也夫大道之云猶亨衢也亨衢平易无往不達以其大直不患小迂而世人欲速由於捷徑是以崎嶇迷惑不達所趨故聖人病之慎所施教畏其導民於邪路終不合於大道焉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其君好土木之功多嬉遊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則知其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虛則知其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采則知其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劔則知其君好醉飽忘民事矣觀資貨常有餘則知其君好聚斂困民財矣凡此數者皆盜用民力以為夸毗故謂之盜夸盜夸者非有道之治也然則盜用之云陰取之而民不知也所謂惟施

是畏其在此乎

經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傳 善建者以道鎮國本則深根固蔕而不可拔善抱者以德懷民心則无繩約而不可解脫夫如此則子孫享祚長久故祖宗祭祀无輟絶也故修道於身則其德用淳真修道於家則其德行有餘修道於鄉則其德教久長修道於國則其德化豐大修道於天下則其德施周普故以治身之道反觀吾身心身心能體於道則德乃真矣以治家之道反觀吾家

人家人能睦於親則德有餘矣以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鄉黨能信於友則德乃長矣以治國之道反觀吾國民國民能遂其生則德乃豐矣以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能无欲則德乃普矣吾何以知天下國家以及身心之然哉以此反觀之乃知耳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其是之謂乎

經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炁曰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傳 夫至人性含淳厚情无嗜欲泊然未兆有如赤子赤子者无心害物物亦无心害之故蜂蠆虺蛇經之而不蠚螫攫鳥

猛獸遇之而不搏攫雖筋骨至弱而拳握甚固雖情慾未萌而陽德自作雖終日啼呼而聲无嘶嗄皆以純精不散和炁常存故能至此耳至人之德神矣又何以異於此乎故能知嬰兒之和柔而法之乃德之常也能知和柔為常德而用之乃心之明也夫生為常理德之大也能順常理福之首也苟厚其生而益其福既失常理必致凶災故益生曰祥也志能動炁炁能動志以心任炁炁盛心强故心使炁曰强也夫物之壯者必至於老心之强者必至於暴道以柔弱為用故强壯者謂之不道知其不道則可早已易曰不遠復无祇悔此之謂也

經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

同其塵是謂无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傳 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譚道者以辯而不以心故大丈夫去彼辯說取其心悟塞其嗜慾之端閉其云為之路挫俗情之鋒銳解世故之紛紏上和光而不皦下同塵而不昧是謂微妙元通與物大同者也上交於道而不諂故不可得而親睠下交於器而不瀆故亦不可得而疎隔澹泊无欲故不可得而利誘卑順不争故亦不可得而陷害處上而不重故不可得而貴寵處卑而不汙故不可得而鄙賤道德自尊非人使然此所以為天下之至貴

經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

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智慧邪事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无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樸

傳 夫正名則不濫可以治國矣奇謀則不窮可以用兵矣二者纔足救患而已非可久可大者也將欲可久可大者莫過於取天下之心夫惟取天下之心莫過於无事及其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之心矣吾何以知其如此哉夫天下有事則多其禁忌避諱將以治萬民也萬民以其有事不得安其業故彌貧百姓有欲則多其利用器具將以助國家也而國家以其有欲不得靜其治故滋昏民多智慧欲以防狡猾狡猾益有以欺之故邪事滋起法令滋彰欲以防姦宄姦宄愈得

以取之故盜賊多有此皆不塞其源而務壅其流故其弊愈
益而不可止既此此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人之心是知惟无事
者則可以取天下之心矣故老氏舉聖人之言云者以示不
敢自專其所舉之言蓋三墳之文也老氏為周柱下史遍觀
上世之遺書故舉其言以證其必然耳傳序云彌綸黃帝蓋
此類也我无為則人遂其生故其俗自化我无事則民復其
業故其家自富我好靜則人保天真之性故其事自正我无
欲則人絕夸企之情故其質自樸苟有事有欲而望致民於
富壽之域吾未見其可也

經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
禍所伏孰知其極其无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迷其日固

以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傳夫有道之君悶悶然以寬大含容為政民皆樂其生而遂其性故淳淳然歸於樸厚无德之君察察然以聰明苛急為政民皆失其業而喪其本故缺缺然至於凋弊則悶悶之政世人為之慢政而其民實樂察察之政世人謂之能政而其民實弊亦猶世之所謂禍者莫不畏惡之以其畏惡之則福立其中矣世之所謂福者莫不喜好之以其喜好之則禍藏其間矣雖禍福相因莫知所極考其善惡豈无正耶夫政實民淳可謂正道禍中生福可謂善訓而世人之迷其日固久知正道而不遵反為奇衺聞善訓而不信復為妖孽斯至人之所歎也是以聖人以大方為德而无所割正以至廉為行

而无所戕傷以大直為心而无所肆訐以天光為用而无所炫曜此所謂悶悶之政豈同於察察之治乎

道德真經傳卷之三

道德眞經傳卷之四

吳郡陸希聲傳 四之

【經】治民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无不克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傳】夫治民事天之要莫知於嗇嗇也者儉約之至也嗇於事則素約於理則質質以事天則天降休祐所謂誠則能著也素以治民則民躋富壽所謂儉則能廣也夫惟能守質素則速反淳德是以早復也早復者斲雕成樸化澆為淳是謂重積常德重積常德則可以有為故无所不克无所不克則可以无為故莫知終極莫知終極則沒身不殆故可以有國者也有國者所以治民事天之本皆在於嗇故嗇為有國之母

焉能守有國之母則其道可長其德可久以為國本則根深而不可拔柢固而不可掘以為國命則生長而不夭絕視久而不昏懵

經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傳 夫治萬乘之國若烹膚寸之鮮雖調其水火要在不撓之撓之則魚傷魚傷則糜爛於鼎矣以道蒞天下亦若是已雖和其政教要在不擾之擾之則民傷民傷則潰亂於國矣然則聖人之治天下其要在於不傷人如此則鬼神皆感聖德亦不敢傷於人今舉以道蒞天下乃言其鬼不神者夫利物

於明者莫如聖害物於幽者莫如鬼故舉其極揆而求其反合所以究幽明之故也在易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此之謂也夫不傷之德自聖人始今先言其鬼不神蓋欲反歸於聖人耳夫鬼以害物為神今所以不能害物者以明神之不傷人故鬼不能為神所以不傷人者以聖人不傷人故也夫聖人不傷人故鬼神亦不傷人今既先舉鬼神不傷人故反言聖人亦不傷人夫聖人者豈惟致鬼神不傷人亦使人不傷鬼神人神相依兩不相傷則幽明之感皆歸德於聖人故曰德交歸焉

經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

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
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傳大國者衆國之所歸下流者衆流之所會衆流之所會故
為天下之交衆國之所歸故為天下之牝牝之為言以卑靜
而為衆牡所悅者也夫牝之所以常勝於牡者非以其柔且
靜復能為物之下乎然則雖靜卑下之術果可以勝躁動强
梁者也故大國之君得此術則取小國小國之君得此術則
取大國大國下小國是道之動故曰或下以取小國下大國
是道之用故曰或下而取大國之意不過欲兼畜小國以成
其大小國之意不過欲入事大國以存其小將使小大各得
其所願則大國之君宜先下小國小國之君必欣然而入於

大國夫如此則真所謂天下之交牝矣夫小國而下大國不過自全而已大國以下小國則天下歸之是以大國宜先下也

經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傳 道者廣大包容故為萬物之淵奧善人得道之用若懷其寶不善人賴道以全故為所保護夫美其言者可以市於衆尊其行者可以加於人況道之微妙元奧无所不可善人得以為寶不善人得其所保如之何善則貴之不善則棄之也

老氏以至慈為心故舉而歎之夫不善之人何棄之有乎所以立天子置三公正以教不善者耳若善則貴之不善則棄之則不善之人无復遷於自新之善長見棄於世矣又安用天子三公之教化哉由是言之雖奉其合拱之璧先以駟馬之乘徒遑遑而求賢才不如安坐而進於此道也然則自古及今所以貴此道者何哉不日求之必可得有罪可以免耶何為其然夫道在近而人求諸遠則不可得矣故求道不遠在知其反能反諸身心則求而斯得矣豈非求之必可得乎然人之所以多罪惡者以不知道也苟能知道之體得道之用則解紛挫銳攻堅勝強而人莫與爭物莫能害豈非有罪可以免乎故記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自非若

此之善又安足以為天下之至貴哉

〔經〕為无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傳〕夫體道之士微妙元通應世之為而本無為應時之事而本无事應物之味而本无味其體雖大而樸甚小其用雖多而要甚少其術在於澹泊清靜不為萬物所撓耳夫惟如此則无欲无欲則無私矣夫恩者私之所畜怨者恩之所萌惟聖人能无私无私故无私恩无私恩故无私怨衆人則不然以其有私故有恩怨然則天下有怨聖人以德德之人之不善聖人以善善之故民用和睦而上下无怨矣以德報怨此之謂乎記所謂寬身之仁者蓋以衆人言之耳仲尼曰行滿天下无怨惡曾謂聖人而有怨於物者乎

經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无難矣

傳夫樞機之發天下之至易也及其動天地天下之至難也誠明之至天下之至細也及其致悠久天下之至大也故欲動天地者必以慎言為要將致悠久者必以致曲為本秉要執本而天下之理得矣皆始於易者小者而成乎難者大者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而能成其大也夫輕於然諾者必寡於期信由始多容易則終多艱難故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與其言浮於行不若行浮於言如此者雖聖人猶難之而況於衆人乎夫惟其始不易是以其終无難故始不輕諾則終

不寡信必然之理可不勉乎

經 其安易持其兆未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傳 天下尚安則易持其盈家國已危則難定其傾姦心未兆則易謀消滅惡狀已形則難圖泯絶蘖芽尚脆則其患易破枝榦既成則其禍難挫悔悋尚微則其憂易散凶咎既彰則其孽難逭故聖人為之於未有則其惡不萌治之於未亂則其害不生是以聖人之治无知无欲見其機慎其微使百姓日用而不知若不豫為之防早為之治其猶植木始於毫末足可搔而絶及其合抱以至於不可伐築臺起於累土足可

履而圯及其九層以至於不可毀遠始於足下足可踵而旋及其千里以至於不可還易曰履霜堅氷至此之謂也

經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无為故无敗无執故无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傳 夫位者聖人之大寶國者天下之神器神器者不可取而為之取而為之者必敗大寶者不可執而有之執而有之者必失故聖人之享天下也樂推而不厭故无所取為无所取為故无敗聖人之據大寶也功成而不居故无所執有无所執有故无失凡民之情則好於有為有為則多事多事故有

敗故其從事於世也常於垂成而敗之何為其然不慎其始故也苟能慎其始慮其終則莫若於少欲少欲則少事少事則无敗以其慎之於始則能終無敗事本其慎始之心故使慎終如始所以兩舉敗與无敗者以明凡聖之相遠然則衆人之所欲者貨色也所不欲者清靜也聖人則欲其所不欲是以不貴難得之貨衆人之所學者事跡也所不學者无為也聖人則學其所不學所以反衆人之所過厚其所以然者將以輔萬物之自然耳故不敢為不敢執是以能无敗无失也

經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理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

楷式是謂元德元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傳夫古之善為道以治天下者非以發民聰明使益其巧智也將以塗民耳目使反於愚拙也是何也夫明之所以難治者以其多智也若又發其聰明則智益多而巧愈甚故所務塞其兌閉其門使无知无欲而已苟發其聰明則姦詐漸作姦詐既作則必為法令以禁制之法出而姦愈生令下而詐愈起以至刑罰不足畏其意殺戮不能服其心於是乎天下大亂此民以智知國之賊害也苟能塗其耳目則姦偽不生而亂賊不作民躋富壽之域斯乃天下之福此民不智知國之福善也能知民以智知國之為賊則絀聰明以愚之能知民不以智知國之為福則敦樸厚以鎮之是乃稽古之法式

能知稽古之法式則是元妙之常德常德深遠與物俱反然後天下各復其性以至於大順矣

經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傳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為德卑以自牧故江海以謙為德而為百谷所歸往聖人以謙為德故為天下所先上聖人豈欲先上哉天下樂推而不厭耳所以言欲先上者舉聖人以觀衆人耳然則聖人之處先上者豈爭而得之耶書曰汝惟

不爭故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矜故天下莫與汝爭功此之謂也

經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傳 天下皆以老氏道德廣大不顯明智似乎不肖之人老氏自以為惟我道至大故能似彼不肖若使人世以為肖則吾道之細也久矣又安得稱為大哉傳所謂甯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蓋近之矣然吾道雖似不肖而其所實可三保

而持之可以為治則慈與儉不敢為天下先是矣夫慈愍於物者必能勇於拯救所謂仁者必有勇也儉約於用者必能廣於振施所謂節用而愛人也不敢先於天下則必能成器用之長所謂用九見群龍無首吉也今世之所謂肖者則不然捨其慈愍而苟為勇義以陷物則過涉滅頂矣捨其儉約而苟為廣施以費用則傷財害民矣捨所以後其身而苟欲先於天下則犯上作亂矣夫如此者皆不合於道自取滅亡者也然此三寶最以慈為貴夫慈於物則憂愛之矣愛人者人亦愛之憂人者人亦憂之人憂之則助之故以陣則行列自正人愛之則保之故以守則城池自固是知天將救斯人也必以慈愛賦之人有慈愛則陣必正守必固是以慈愛為

衛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之謂也天將棄斯人也則必以凶德厚之人有凶德則陣必亂守必亡是以凶德為蹶也語曰天厚其惡惡厚將崩此之謂也

經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傳善治士卒者慈以愛人不先犯物故不為剛武善於戰鬪者唱而後應不好凌敵故不至威怒善於勝敵者不以利動因勢而取故不為先舉善於用人者卑身損已與下者齒故常為之下用師則以和而克故為不爭之德使民則悅以犯難故為用人之力如此者所謂天道自然其間无巧乃可以克配上帝乃古者之至極

經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无行攘无臂執无兵仍无敵禍莫大於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傳老氏痛當世用兵以好殺為本故舉古之軍志以明不得已之徵夫用師之法為主者以起戎為謀為客者以應敵是務進雖少漸近於殺退雖多轉近於生故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猶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也故將前趾於順行則若无行可列將奮臂而先登則若無臂可奮將操其兵則若无兵將引其敵則若無敵常以慈愛為本不樂殺人人感其慈愛爭為之用若手之救頭若子之救父卒至无敵於天下夫无敵於天下者是戰而勝也戰而勝者必多

殺人多殺人者莫大之禍夫如此則近於喪吾所寶之慈矣既多殺人不慈甚矣而曰幾亡吾寶者何也我本以慈愛不樂殺人不得已而至无敵非吾志也既非本志則為喪矣猶未大失故曰幾亡由此言之則舉兵相加若勝負未定者能愛其民則必全其勝矣何者夫愛其民者必哀其死民知君之哀民之死必反哀君之亡故相率用命以致其勝始以愛民為本終以哀死致勝故曰哀者勝焉

經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无知是以不吾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傳 老氏言吾所言之必有物故甚易行而天下之人昏於欲

故莫之能行然吾所行之事必有君君謂理也夫惟天下之人无能知此者是以不知我也若夫微妙元通深不可識則知我者希矣夫惟人所不識而我獨能有之則在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褐以晦其外懷玉以貞其內經所謂質真若渝此之謂也

【經】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傳】明白四達者其知病矣夫惟能病其所病是以其病不能病聖人所以不為知所病者以其能病其知之病是以其知不能病也

【經】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无狎其所居无厭其所生夫惟不厭

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傳易曰小人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故曰屨校滅趾无咎小人以小惡為无損而弗去故惡積不可掩罪大不可解故曰荷校滅耳凶此民不畏威則大威至之謂也夫小人之所以不畏威而弗去惡者心之過也大威至而不可解者身之禍也聖人則不然知其心所以去其過愛其身所以畏其禍故能養其生而全其形矣夫心者神之所常居也无以嗜欲爇之則不狎矣神者形之所以生也无以多事勞之則不厭矣夫惟人不厭神是以神不厭人則所謂知其心有過則去之不自見也自愛其身有禍則畏之不自貴能全其形也若貴能全其形若見能養

其生是敎民以非道養生非理全形矣故去彼見貴取此知愛

經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傳勇於果敢殺之道也勇於不果敢生之道也此兩者俱勇而所施各異勇於敢則害物之命勇於不敢則利物之生然則天之所惡其勇敢乎其强梁乎勇敢者殺物强梁者殺已誰知天惡勇敢强梁者之故能以巽順柔弱為用乎書曰高明柔克故天以柔弱為德也何以明之天不與萬物爭而萬物自伏此善勝也不與百姓言而百姓自信此善應也不與

四時期而四時自至此自來也雖有三德不為物先然而垂象見吉凶知之於未兆福善禍淫不差毫髮可謂善謀者矣故天之禁網雖恢恢然踈緩而反道敗德者未嘗失之書曰為善天降之百祥為不善天降之百殃此之謂也

經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傳天下之民常為利欲所陷雖之於死而猶不止如之何當世之君作為嚴刑酷法趨欲以死懼之哉若使民常懼死吾得奇邪者殺戮之則人當誰敢更為奇者今雖得殺之而為者不已則知民不畏死亦已明矣然則作為嚴刑酷法既不

可以威衆則天下有罪者宜付之於至當故聖人法天明威以制五刑主至當之刑謂之司殺者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故刑期無刑惟刑之恤若世主不使司殺者以至當之理議讞罪人而苟任其情自專殺戮是猶代大匠斲樸矣夫不善於斲而苟以代人則必斲斤析指而功用不就則所謂希有不傷其手者矣故管仲曰人君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故人君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无代馬走无代鳥飛此之謂也

經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无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傳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後世什一而稅亦天下之中也今之在上取民食稅之多則民不得不飢矣古之在上者无為无欲是以其民少事各遂其性今也其上有為有欲是以其民多事不得安其生故至於難以致治也民之生也蓋有常理不可厚也苟厚其生必過於理過理生生必得其死是以輕至於死由於生生夫惟无以其生為生者是以外其身而身存也外其身而身存則賢於貴其生者遠矣

經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彊大處下柔弱處上

傳天生則柔弱死則堅彊人與萬物同歸於此是以聖人守

柔弱惡堅彊故兵彊於衆則諸侯共加其國矣木彊於榦則枝葉共生其上矣故彊榦大本常處於下柔條弱枝常處於上木猶如此況於人乎況於國乎

經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而奉於天下其惟有道者乎是以聖人為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傳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昇陰主降陽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昇此則抑高舉下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其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能法天之道以為人損已之有餘以奉

天下之不足其惟有道之士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為本也是以聖人能為之而不恃其事能成功而不居其所以其不欲見賢於人故天下謂之似不肖皆損有餘奉不足之旨也

【經】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勝其无以易之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故正言若反

【傳】夫溜之細可以穿石是用其柔弱无物可以易之則知柔弱勝剛彊其理明矣天下莫不明知其如此而莫能効而行之故老氏舉聖人之言以勸之蓋亦三墳之遺文也能受國之垢汙乃可為社稷之主能受國之不善乃可為天下之王

斯言甚正而觀之若反傳曰山澤納汙國君含垢盖近之矣

經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徹（徹與轍同）天道无親常與善人

傳夫上下相親民則无怨民之不親大怨作矣雖能和之其傷不復既有餘怨安足以為善哉必也使无怨乎古者結繩為約而民不欺破木為契而民不違何者聖人无常心以百姓為心故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耳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用不作後世不能執左契以應物而守常徹以軌民用此求和必有餘怨是以有德之君則司心契以无怨斯得善矣无德之君則司徹跡以和怨安足以為善乎夫天道无所私惟善人是與猶聖人執左契惟以與物

為心也

經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无所乘之雖有甲兵无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傳夫小國寡民勢不足以自存者使有道莅之猶能使民雖有什伯之器終不用之於戎事故民樂其生而重其死安乎土而不轉徙不遠交以求援故雖有舟輿无所乘不近攻以取利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上下相安幽明不欺使民復結繩之約用之而不違嗜欲甚寡故甘其糲食美其儉服征稅甚薄故安其常居與其淳俗與國比鄰相望於遠近雞鳴犬吠

相聞於都鄙如此其密邇也然而无欲无求各得其所有以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者治之極也老氏所以陳道德之教其志於此乎

經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无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傳 信實之言不必美者以其質也美好之言不必信者以其華也善於心者不必辯本乎樸也辯於口者不必善貴乎言也知其要者不必博少則得也博於事者不必知多則惑也聖人惟善是與而无私利故无所蘊積盡以善為人而已得善斯愈有也盡以利與人而已得利斯愈多也天之道春夏

生之畜之秋冬成之熟之是利而不害聖人之道順物之理

而不與物爭蓋法天而然也

道德真經傳卷之四終